

## 用绘画的方式去回忆



**商报：**您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现代诗歌与绘画的创作，也经历了文学、艺术重要发展与转折的七八十年代，如今您又如何看待那段记忆？

**鲁燕生：**其实在“无名画会”、“星星画会”创立之前，我便与其中的很多成员认识，并来往密切，大家经常在一起写诗，像根子、多多等都是我家的常客。可能到今天提起那个时期的诗歌，很多人还会提到我家，那时家中的确非常热闹，用今天的话讲，算是一个文艺沙龙，但当时写诗纯粹是年轻人的兴趣与爱好，也并没想到后来会有人出名。

**商报：**这个圈子里像芒克以诗人出道，最近几年也开始了绘画创作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以各种形式跟文艺保持着关系。

**鲁燕生：**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开始都主要是在写作、写诗、写小说，绘画几乎算半路出家。

值得一提的是彭刚，他是当时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人，他的性情与个人经历也是相当独特与传奇的，我家里还留有为数不多的几张他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小画，那时他绘



《风景·梯田》300cm×160cm 布面油画 2005年

画的基本特点是“小长条笔触”，在当时我们大多还在画“写实主义”的情况下，他就有过带着些许魔幻与超现实主义的画作，很生动、很野性。或许今天看来这些作品没什么独特之处，但放在那个年代来看很有创意。

他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，那时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派的绘画艺术大概也只有“印象派”和毕加索，但也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范畴与能力之外，而且那时年轻，也往往会把能画这种画当做一种时髦。在我看来，彭刚上世纪70年代的画作融合了“表现主义”、“野兽派”等诸多

艺术流派的特点，但毕竟那时各方面的信息都很闭塞，更多的还是出于他自身的悟性与创作本能。彭刚后来去美国搞科研，也做得很成功，算我们这些人里转型较大的。但更多的人还是或多或少地坚持艺术创作，像严力仍在写诗、画画。

**商报：**据了解，您近几年更多倾向于对花卉或风景主题的绘画创作，能说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吗？

**鲁燕生：**现在几乎专注于风景系列，人物题材很少涉猎，另外也与我在民族学院教书，需要经常外出采风有关。

**商报：**您在处理很多

具有地域风貌的景物以及花卉上，色彩的运用对比强烈，尤其是风景，对表达主体的具象性要求越来越弱，很多都是抽象的色块组合。

**鲁燕生：**例如《梯田》这幅作品，我是看到朋友从云南拍回来的照片产生的灵感，当时第一感觉是这样的景象很入画，尽管实际的图片中雾气迷蒙，但我主要利用其中各种线条之间的形式关系，并将色彩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些。对花卉的色彩处理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，没有按照写实的方法去做，色彩对比强烈会令作品看起来别有一番意味。

**商报：**您近来的创作状况是怎样的？

**鲁燕生：**以前更多是与学生一起在画室写生，但逐渐感觉这种创作方式具有某种表演的性质，自己画起来也不自在，现在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选择在家里创作。

目前创作的风景画在表现风格上比较抽象，可以看做是一种色块拼合，对我来说，其实这种题材的作品相对容易，不需要参照物，基本全凭心性自由发挥，但画花就会辛苦一些。

**商报：**经历了早期的前卫艺术体验，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学院的

美术教学工作，这样的过程会有怎样的内心感触？

**鲁燕生：**我从自己经历过的前卫心态和后来的学院教养中积累出一种新的、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精神。将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学艺期中所累积的新的艺术形式、观念与技法沉淀为一种经过我们的反思和自觉挑选后的、真正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需要的、反映中国当下民族文化心态和多元文化图景的艺术形态，即一种将传统与现代熔为一炉的折衷主义风格。这可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中国式的“后现代”。 **商报记者 丛晓燕**

## 纪念那些朦胧或清晰的事物

黄岸

与鲁燕生约采访约了近一年，每次都是临了临了被一件不相干的事搅乱，直到今天我也没跟他坐下来谈上一句关于画画的事。

第一次见到鲁燕生是在798的一次由老诗人们举办的画展上，他和他的妹妹鲁双芹一起出席，早年北京画画写诗的圈子没有不知道这兄妹俩的，他们像一个永不磨灭的见证伫立在当代美术文化运动的历程上。那天他给了我一本小小的画册，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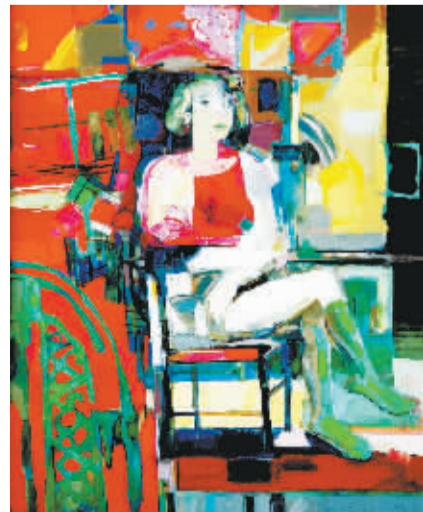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年来，我接触了不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画画的人的作品，总的感觉是画外的东西比画里的多，这跟岁月有关，也跟这个群体有关，他们刚刚摆脱了集体英雄主义的掣肘，在通往自由民主开放的试探中一点一点摸索着，时而张扬时而闭锁，一直处于一种破坏

与重建的对应和统一状态中。鲁燕生在其中很特别，他属于这个群体又游离在这个群体之外。他的画很温和甚至很冷静，但有时又是自由和坦率的，我在他的画面上看到线条和空间之间的韵律，每块色彩好像很漂浮，悬在画布上，尤其是他画的花朵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音乐性，它们散发的温度是中性的，甚至是偏冷的，在整体的光泽度上是真正平和而宽容的。很奇怪，我从鲁燕生的画中看不到那个时代的伤痕和病痛，看到的更多是他对以往的悠长岁月的逆来顺受和平铺直叙。

我最近在读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作品，他说，每一个瞬间，灰烬都在证明它是未来的宫殿，旅人们埋头于遗忘的海洋，却达到了记忆的彼岸。在我的感觉里，鲁燕生就像是这个默默前行的旅人，在记

忆的同时又迅速把一切遗忘。

798像个大卖场，每周近百个画展热闹开张，我的手机上也整天收到来自其他各个地方展览的邀请，但我却越来越不知道到哪儿能看到我真正喜欢的画，这个时代越来越不需要绘画这种技术性创新性的活计，画家大多都是在画钞票和照片，就像人们不再需要爱情，只需要现实的契合和交易的划算一样。我真怀念鲁燕生年轻时的那个时候，一张图画能打动亿万人的心，一段旋律能让人如痴如醉。我不知道鲁燕生们在这个时代是怎样生存的，但我从他的画里无奈地看到了他用孤独给自己建造的一座花园，这花园里的花不茂盛不灿烂，它只是静静开着，勉强地活着，为着那些逐渐清晰的过去和被渐渐淡忘的现在一点一点努力绽放着。



《绿袜子》100cm×80cm 布面油画 2002年